

曲阜的树

□高明昌

去曲阜看圣人孔子是场面上的事情。我记得，瞻仰完孔子墓后，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曲阜的树，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曲阜的树，无处不在，确实是无法不看的是树，睁眼看到的是树，不睁眼想到的是树，眼里和心里都是树。也难怪，曲阜的树与孔子一样有历史，有历史的树有话头，也有想头。你看看，几百年了，上千年了，能够在巍峨的历史长卷中做到风雨不到、飞雪不歪的只有那些树。面对它们，我觉得无法遣词，但心里充满敬畏。总觉得这些树也在用沧桑的眼光注视着

我、在询问我，但我不敢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妥当。

仔细看，发现曲阜的树大多

数是古桧树和古柏树，它们实在是古老了，古老得有些嶙峋，连树身也是光秃秃了。光秃秃的树身有些光亮，更多一些静谧，像是隐匿着一些古典的密言，但树不会说，也无需说。这些树高低不同，高的直插云天，低的就像趴在地上的一堆绿色；这些树也是粗细不一样的，站姿更是千姿百态。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健康地活着，而且一定还会坚强地活下去。活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对树来说就是一种存在。存在了，树就有一种精神在闪耀、在传承、在传播。想到这里，内心就自觉地涌出一种对树的谢意来。

曲阜的树看上去都是静止的，都是缄默的，甚至是冷峻的，

一点也没有招摇的味道。但我知道：在这如漆的土地下面，一定有着坚不可摧的生命运动，这个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特别相信：所有的树，都在用自己的生命之根，都在竭尽全力，用淡定与从容，汲取大地精华，以期滋养自己。这是一种非常壮烈的行为，壮烈的行为有时是悄无声息的。这与树的沉稳与刚健是一致的，因为沉稳，所以刚健，又因为刚健，所以沉稳，其实都在表达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对未来的向往，都是对美好世界的憧憬。

古老是因为岁月，岁月是苦难的必然产物，树如此，人也差不多。曲阜的今天的树，因为岁月，有的树桩用钢板箍着了；树洞用

水泥堵着了；树身用钢筋支撑着了，确实有些想看又不想看的感受。但我理解，树呀，真正与人一样，人年老了，需要一个拐杖，但拐杖不影响对生命的渴望。老态龙钟，风烛残年，奄奄一息，都是生命表现，但顽强地悲壮地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生命就依旧灿烂。不信，就看看虬曲苍劲的树的顶端，那些枝、那些干、那些叶，依旧碧绿生青，依旧散发着树的清香。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古树前，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告诉曲阜的古树，我来看过你了，就像我在孔子墓前说过的一样，我对先生说：先生好，我来看您了。现在，我走过了曲阜。走过的人一定无数，走来的

人也将一定无数，可能会有人对先生的墓滋生一些真切的悲悯，哀叹它的平常；可能会对曲阜的树暗生一些无奈，感叹树的衰老。但再老的树还在，树在，人却走了，人啊，终究不如树！树再老，也挺立于天地之间，像一个老人，依然挺着胸膛一样。面对古树，或者走离古树，我突然发现：我们走了，古树就开始了寂寞，但这还不是寂寞的全部。到了晚上，树的寂寞是黑色的、也是冷清的，是有雨声的，更是无助的，但树忍住了，忍住这等寂寞的除了树，还是树，这树该需要怎样的修行？

曲阜回来，觉得曲阜的树原先是用来看的，现在是用来想的。

铭心的蒲扇

□朱永其

不消失，即它永远归我的了。

炎夏里被暑气包围中的我，悠闲地摇摆我手中的蒲扇。好不凉快。特别是我上灶头烧火时，火舌从灶肚里往外窜，让我火热难当。我就用蒲扇往灶肚口一隔，立马减轻了我身上的受热量。若有蚊蝇叮咬我，我使用蒲扇拍打。蚊蝇不是死在我的蒲扇之下，就是逃之夭夭！日里出门带把蒲扇，还可遮阳挡雨，捕捉蜂蝶；午饭时里去晒车棚，把蒲扇往脸上一盖，顿觉自己隔绝了红尘的喧哗，由凡夫俗子变成了涵养雅士，心静神安地很快进入了梦乡；夜里带着它去乘风凉，不但可生风纳凉，追拍萤火虫，如果在月光下睡觉，就把它盖在胸口、肚皮上可防寒御露。身上若有痒处用毛糙扎手的蒲扇边来搔痒是最有效最适意的了。我童年时，常和小伙伴用蒲扇浸足了水后，一面互相打扇嬉耍，一面喊下雨了、风凉了，真是凉哉，乐哉！妈妈手里拿了油盏灯在家里走动时，总用蒲扇护着灯，故灯很少被风吹灭的。

记得去年盛夏的一个夜里，气温高达摄氏35度。小区却突然停电，风扇不能运转，空调无法启动。居家的

许多男女老少都涌到室外去寻风纳凉。有的被蚊子叮得痛痒难受，叫苦连天。可我手持一把蒲扇，生风纳凉、驱蚊搔痒、悠哉自在，让左邻右舍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让我倍感得意。大家还夸我低碳环保又节能，都说自家亦一定要想办法去买把蒲扇备着。

蒲扇虽是“扇族”中的“草根”，却拥有最庞大的人群。想当年不管城市乡村，男女老少谁都离不开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若没有了蒲扇可谓难以度过炎夏，即使在空调普及了的今天，人们仍不减对蒲扇的钟爱。蒲扇不但是寻常人家、小老百姓的宠物，亦牵动着文人墨客风流雅士的神经。自古以来他们以蒲扇为题材创作的佳作可谓是珠彻玉堆。如戏曲《落金扇》；说唱《蒲扇缘》；诗《团扇部》《桃叶团扇歌》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唐朝诗人杜牧的那一首七言绝句《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在余热未退的秋夜，有的仍在月光下睡觉，有的手持扇子在追扑萤火虫的情景，读来倍感亲切。

太浦河畔虱甲鱼人

□张清 雪林

鳖，俗称甲鱼。因滋阴补肾、养肝明目、营养丰富而深受消费者青睐。在多种捕捉它的方法中，有一种方法颇为神奇，那就是虱甲鱼。在有甲鱼出没的波光粼粼的河荡旁，虱甲鱼者，手持长枪（一种特制的虱甲鱼工具，由竹竿、圆盘、锡锤、滑轮、丝线、钩子组成。现市场价一千元左右）凝神伫立，双眼紧盯河面，要凑甲鱼透出水面换气的瞬间，眼明手快，锡锤一甩，“枪头”轻轻一虱，“嗖”的一声，丝线带着鱼钩飞向甲鱼出没处，虱中的话，慢慢地摇动丝线，一只三五斤重的野生鳖，就可收入囊中。听说毗邻青浦的嘉善县姚庄镇丁栅渔民村的王福根，在自建、自繁、自养中华八大名鳖之一“六塔鳖”的同时，“虱”了12年甲鱼。为了一睹他虱甲鱼的风采，我和文友小陈，冒高温酷暑，于日前来到沪浙交界，太浦河畔的丁栅渔民村“六塔鳖”养殖基地。

王福根，一位精壮的中年汉子，在他敞开的衣襟内，六块腹肌隐约可见。听了我们的要求后，他乐呵呵地一口答应，驱车来到他10亩大商品鳖深养（水深3米）鱼塘的塘埂上，从仓库里拿出有着薄薄包浆精光锃亮的虱甲鱼枪。说那迟，那时快，只见他双目精光一闪，二两重的锡锤“呼”的飞

出，枪头点虱，说是中了。随着摇动丝线的逐渐收紧，一只四趾略黄，背部黛色，裙边宽厚，约重三斤的“六塔鳖”被倒拎出水面。“简直神了，百发百中嘛！”我兴高采烈地说。“百发百中可能达不到，但十枪中八九，还是有把握的”王福根实事求是地说。他介绍说，在这里放有一万几千斤的商品鳖深养鱼塘里（为相得益彰，塘中还混养着乌青鱼等品种），他1小时还上来100斤甲鱼还是十拿九稳的。于是我便一探他如何练就这般神技的究竟，他倒也坦率，说那是“逼”出来的。原来，平时逢到前来基地买甲鱼的散客或购买量几百斤的“甲鱼经纪人”，怎样把活鳖从鱼塘中取出来呢？不能撒网拉，这样一来数量不能保证，二来容易损伤鳖。唯一的方法就是“虱”。他从2004年养商品鳖开始，就捏上了这杆枪，一虱虱了12年，技术上就日益精进了。一般的散客来，他都是自己虱，遇上需要量多的“甲鱼经纪人”，他叫上三四名合作社社员，几杆枪围着塘埂一阵虱，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搞定。当然他们是相互帮工。

说起他的养鳖事业，王福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出生于水上人家的他，从小对祖、父辈的水中营生耳濡目染，心中喜欢。长大后当过鱼生意

经纪人，摆过鱼摊头，风里来雨里去，挣得人生第一桶金。1994年，丁栅水产服务站组织一批人去河南某养鳖公司参观学习，拓展水产品养殖思路。一下飞机，他就被刚孵化出来的小甲鱼迷住了，这小精灵只有二三克重，摇头摆尾，活力四溢，憨态可掬，煞是可爱。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此生要与它打交道了。回来后，他倾尽所有，筹措资金一百多万，建起生态鳖自繁、自养基地，一路坎坷走来，如今他已拥有50亩田大，8只养鳖塘；年销售商品鳖2万斤左右。从幼鳖到长成2.5斤左右的商品鳖，约需5年时间，喂的饲料，除幼鳖时喂一段颗粒外，都喂螺蛳、小鱼、猪肝、泥鳅等。每年有杭州“六塔鳖”质量监管部门来人随机抽样调查，王福根养的鳖每次都能通过。2011年，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名鳖”称号。过硬的质量吸引了纷至沓来的消费者，名闻遐迩，杭州、苏州、上海周边地区等纷纷前来购买，上海长征、长海医院，嘉兴人民医院等单位慕名前来钓甲鱼……

王福根的虱甲鱼枪一日不得空闲，据他自己说，今年已虱出去甲鱼1万多斤，照如此畅销势头，今年有望销售3万斤。我们祝他虱出“六塔鳖”的风采，虱出养鳖事业的辉煌！

从贵州大山深处来到大上海从事五粮液酒业销售的夏瑞霞，一下子走到了农业生产的田头。从事“纯农”事业。这也实在让她周围的朋友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

然而，在大伏天的火辣阳光下，她把我们的几位朋友带到了位于青浦区练塘镇的一个名叫张联村的地方，才使大家顿觉“豁然开朗”起来。

在这片位于青浦水乡最南端深处的农村田野里，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田野小道边，连片的茭白，在阵阵轻风的吹拂下，青青的叶子发出“嗖嗖”的抽叶声。而眼前一片绿色的景象，又让我们这些久住喧闹城市的人，感到舒坦。吸着从河面上飘来的新鲜空气，一股清香流入心田，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儿时年代，那种经常在河沟渠道边玩耍的情景。特别是在张联村的核心区域，一条南北方向的小河，横穿在村中，河岸两边的农房，一式的二层尖顶，彼此排列在河边。彰显着乡村的风情。而每家房屋边上的柳树又似村口的“哨兵”，看护着村庄的安静，也在迎接着远方的客人。这就是典型的水乡农村景象。在屋后两侧的大片农田，又是那样地一望无际，令人遐想无限。

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弃商经农”了，用她的话说：“我这是在经营着一种别样的乡村风情”。怪不得，她种植的各类蔬菜，已经成为市级相关机关食堂的定点“特供蔬菜”。

夏瑞霞说：“在与一些高端人士长期接触之中，发现这些长期处于‘饱和’状态的人群，其亚健康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而归根结底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当今的食品，安全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特别是一些原本受到欢迎的农田蔬菜，由于周边环境和种植人的逐利心理，成了无法放心的蔬菜。”为此，夏瑞霞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决定独辟蹊径，为人们送去优质纯正的农产品。

前几年，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在陈云的故乡，青浦区练塘镇张联村承包了几十亩靠近小河边的田园。而她的“施政方略”，却让几位当地的农民纳闷。原来，夏瑞霞要求所有的蔬菜种子都要选择由农科院专家提供的“纯种子”，不允许到街面上的所谓种子商店采购。而田里的土壤在翻耕后，施上当地由猪粪和鸡粪经过长时期发酵后的“高等级”有机肥。实践证明，这种“正宗”的农家肥，让这些“吃惯”了化肥的农田，肥力猛增，蔬菜长势喜人。

为了进一步提升土地的肥力，夏瑞霞在相关专家的提议下，主动与市中心的环卫部门合作，把马路落叶运到乡下沤肥。

这种将“马路树叶下乡沤肥”的举措，一下子让许多找不到出路的“马路树叶”，成为“变废为宝”的“上等肥料”。因为这些在马路上常常成为“路面景色”的树叶，由于内含丰富的绿叶素，在与当地的农家肥“合并沤制”后，成为改善土地肥力的“上等”肥料。专家认为，这种充满绿叶素的树叶，在农家肥的催化作用下，其肥力十分适宜土地质量的改善和土壤松软程度的提增。难怪夏瑞霞在说出这一奇招后，有农业专家更是坦言：当今的农田里，难见蚯蚓，不见泥鳅。问题是出在土地的不断重复耕种，长期使用化肥催力，让土地成为板结严重的“水泥地”。这些在“水泥土”上种出来的所谓蔬菜，食用的安全性，难免令人生疑。夏瑞霞使用城市绿叶素的农家肥，从根本上解读了自古以来对“土壤”二字的理解。人们有理由想象，只有土没有壤的田园，其农产品还能纯正到什么程度？因此，专家们肯定夏瑞霞的做法也是农业艺术的一种改进和展示。

“满腹壮志”的夏瑞霞，目前正在与相关政府部门洽谈，准备在农业旅游项目上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负。她说：让农业重归纯正年代，让田园重见土壤里的蚯蚓、泥鳅，更要让传统农业在现代时尚的熏陶下，成为人们在乡村中难得一见的田园艺术风光。

夏瑞霞其人

□丁翔